出汗的滋味

田培信

纪实散文

邻居约我去“快走”。一迈步，脚下的摩擦声又闷又涩。似钝剪子裁布，听得人心发沉。尽管紧追慢赶，还是被他撂出几丈开外。莫非他脚底安了轮子？

他来到双杠前，两手铁钳般紧紧扣住拉环，脚尖一踮，腾空跃起。转体、换握、屈肢，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心想：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荡个秋千吗？谁知，竟连跳几下才上手，脚刚一离地，感觉肌肉撕裂成了肉丝，隐闻胸腔骨头咯吱吱响，胳膊也酸溜溜疼。邻居见我狼狈的样子，嘿嘿一笑：“平日不锻炼，骨头是脆的，筋络是僵的，不能硬来。”又说：“以后你要坚持来这里松松骨、紧紧肉、出出汗。”他说起健身的门道，很在行。

这里是鹿城体育公园。清晨的健身步道上，晨跑者步履轻快，节奏匀称；骑行者来回穿梭，一闪而过；习武者身手敏捷，拳风呼啸；跳舞者身轻如燕，裙裾飞扬。站在高处眺望，整个公园正建在原始森林里。巍巍凤凰山下，县河流水潺潺；沿途亭台楼阁星罗棋布，与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游乐场等体育设施相映生辉。

入口处，一道堤坝将经过于此的溪水挽留下来，银色的水花飞泻而下，自成一瀑。空气中弥漫着水雾湿润的凉气，为前来休闲打卡的市民洗尘。瀑下一潭，潭凸一石，其上附有铁线蕨、虎耳草、酢浆草、石菖蒲，绿茵茵晃眼，定睛凝望片刻，顿感眼眸明亮起来。它紧邻一汪碧水，水面荡漾着五颜六色的卡通鱼类、贝类，可供孩童们嬉戏、垂钓。家门口的水上乐园，该是童话世界里的浩瀚大海吧！

沿着柏油路逆流而上，一湾河水欢歌着向南奔去。河水青得发亮，当碧空的白云跌下来，已不是云朵，而是花朵了，是绽放在绸缎上的花朵。水原先是无色的，绿是向两岸青山借来的。拐过山嘴，一座虹桥，几户村舍，女人浣衣，家禽踱步，一派烟雨江南的意境。崖畔生有一片野草，尺把高的翠秆，三角形的叶片，似绿凤凰的开屏。我在乡下生活多年，对它熟稔于心。刚拱出地皮时叫“拳菜”，排在秦岭“野八鲜”的C位，等小拳头伸成巴掌，便成“凤尾草”了。

据传，当年“商山四皓”之一的甪里先生，正是沿着这条路，去往城北曹营隐居的。后来，一个原本叫“双尖”的山峰，因他而改为“鹿峰”了。再后来，连这座小城也有了很文艺的笔名，叫“鹿城”。

倚桥头，听风，看水，思人。身旁，有人指着对面一块木梳形河套说：“那湾幽幽的地方，倘若建个茶楼、非遗小吃坊或农家民俗馆也好。”“这个公园，好比一幅山水画，那是特意留白的，好落款哟。”见我插话进来，大家都乐了。往北走几步，来到了多功能服务区。路外立有一块醒目的牌子，一面是公园鸟瞰图，一面是工程简介。读完简介我才明白，这个项目是围绕运动、户外、休闲三大主题，为大家打造出的高品质户外活动空间，也是商南人的健康生活乐园。

不远处，一位老哥正在擦拭小木屋的飘窗。抹布上下抹动，玻璃瞬间消失了，橘黄的身影仿佛跳动着的火苗。老哥名叫根银，前几年，他从试马老家搬迁至上河小区，现在公园里当了保洁员。虽说工资不算高，但足以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支了。他说：“这手上活，权当是锻炼了，关键是离家近。饭好了，老伴儿在坝上喊一声。活紧了，老伴儿就来搭把手。”看来，他对这份工作很知足。

转身时，几位大姐在卖时蔬。摊在化肥袋上的雪里蕻、水黄瓜、嫩瓜蛋、洋火姜、青萝卜，一个个沾泥带水，似乎还在噌噌生长。买下两把小青菜，大姐称好后，从手提袋里抽出一根绿条。哦，是一根细长的通草，既柔且韧。拈着它，大姐下穿上挑，眼花缭乱间，一堆小青菜被捆成紧实的一束。同时，一只翠绿的“蝴蝶”，静静立于小青菜的“腰际”，环形翅膀似翕似张。看惯了超市里的菜用胶带五花大绑，这位大姐用翠绿的通草挽成蝴蝶结，让我眼前一亮。

公园环线在延伸，人流也在延伸。一路上，飘荡的歌声、乐声、笑声，随着直播、抖音、视频号等“云”空间、“光”速度，一一飞向远方。

致敬公园的建设者，利用城市的边角地、闲置地等建设了这个公园，不仅满足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需求，也为务工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一边照拂家人，一边踏实工作，在秦岭深处“五美商南”的大地上，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比如，邻居老王、根银老哥，加上卖菜的大姐。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曾谋面的他们，都是家乡的创造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在这里，当你挥汗如雨、一身轻松时，不仅感受到出汗的滋味，也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和“秦岭封面”的滋味。

红叶寄相思

毛加明

深藏秦岭山麓的故乡天蓬山寨秋色如画，令人目不暇接。似乎谁也无法与之媲美！更有老家烙印在心坎儿上的秋叶片片，情意绵绵……

群山聚秀，霜寒润秋。银台岭上已是秋叶红透，让人如痴如醉；毛家峡里更见山色峡光的倒影，隐约斑驳。

年年岁岁秋叶红，岁岁年年人不同。

深秋的天蓬山寨，不再沉浸于苍凉寂寞，满山架岭的红叶，让毛家峡艳丽丰饶。游者络绎不绝，山谷沸腾。一团团，一簇簇，像女子出嫁喜庆的宴席，琳琅满目；像逢年过节的新衣，色彩鲜艳；像笑容可掬的面容，酣畅淋漓。

鹅卵形的叶片，叶面上的红深浅不一，片片灼人。叶背淡黄，同叶面相依相生；叶面浓艳，尽显高雅贵气；叶脉深褐，细瞧线条明晰。每一片红叶都极力伸展着，精神抖擞，似欲向苍穹击掌；又像给游人招手迎接，笑逐颜开。点缀山脊谷岸，犹如罗裙刺绣，愈加惊艳；潜藏谷壑山间，犹如深居闺秀，无限神韵令人浮想联翩。

红叶徜徉于长峡两岸，宛若红鳞游龙，一路滚烫地跌入蜿蜒的峡谷中。可有谁知，这热烈的赤色历经怎样难熬的风霜。深夜黑暗中，彻骨寒风悄然突袭，寒意骤增，碧叶瑟缩，茫茫天地间，它们隐忍着，蓄积斗志，傲骨挺立，即使浑身被冻成血色，依旧张望着黎明的东方。

刚劲的虬枝一根根直指云端，托起妖艳的红叶，在秋日里应和着清泉和鸟鸣，秋叶颔首峡谷间，羞红的脸庞映入潺潺流淌的小溪，婆娑的姿态影影绰绰。两岸悬崖峭壁层叠，岩石洞穴林立，善者如弥勒，狰狞像无常……各具情态，令观赏者无不拍案叫绝。

两岸晨曦薄雾悄然缠绵，丝缕不断。远望村庄梯田，时隐时现，鸡鸣犬吠，宛若世外桃源；近观轻抚着山脊谷壑间的润湿秋叶，叶尖顿生琼珠欲滴。薄雾悠然荡漾于林叶之间，含着土味儿，透着仙气儿，舒缓时像嫦娥浣纱，急切时如鹊桥相会前的牛郎织女。薄雾一路氤氲穿越，轻舞狂奔，自由自在。如遇晓雾将歇，片片秋叶宛若仙女出浴，湿滑的肌肤红润诱人，色泽清新鲜嫩。若是浓雾铺盖，咫尺面目难辨，行走其间，心生穿云驾雾之感，仙人般。

山形挺拔，云牵雾绕；峭壁万仞，怪柏偶生。峡谷幽深，窄处一线天。深秋之际，红叶装扮的千年古寨分外妖娆，思念之至，常游梦境而流连忘返。

秋叶红遍耀天蓬，四时朝夕各不同。

春风和煦送暖，青树翠蔓；夏日清泉瀑布，跌宕起伏；冬雪群山皑皑，冰封素裹。难忘多情的秋叶，热烈而惬意，含一枚红叶在嘴，呼朋引伴，畅游天蓬山寨，大脚印、水帘洞、千尺崖、镜天湖……景点层出不穷，遗留传说故事重重，一路欢歌笑语，怎能不让人思念万分呢？

少时求学，寄宿天蓬山寨南门东岸的村小，曾经在秋风萧瑟中临窗凝望重峦叠嶂里的团团红叶而遐想连连。曾经为穿行于峡中羊肠小道而叫苦万端……如今寄居异乡，故乡那秋风中摇曳的片片红叶，那深秋里曲折回环的羊肠小道，时常在心头泛起汩汩暖流，思念无边。

漂泊他乡已过三秋。沉沉的思念、浓浓的乡愁挂上眉头，时时袭上心头。特别在这清秋时节，云雾羁绊的银台岭上，魂牵梦绕的毛家峡里，悬瀑飞漱，崖生怪柏，岩长寒树，素湍疾驰，绿潭清幽，林深涧肃，红叶翩然，山水画图——可惜未能亲临游赏，无不让人时刻念想。于是稍有闲暇便伸手刷起抖音，翻开朋友圈，一次次隔屏相望——红叶的灵秀身姿扑面而来，一帧帧红叶相片秀色可餐，亲切热烈。一遍遍聆听着那首《有一个思念的地方》，歌声悠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深感无比慰藉！

天蓬山寨着秋装，红叶一片思故乡。

思念的秋叶，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游子心中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记住乡愁



商洛山

（总第2954期）

刊头摄影　杨　鑫

夜的原野（组诗）

苏智华

石　磨

那年夏天，下了绿皮火车
再坐半天的长途汽车。又从
州城搭车回到老家，已是午夜时分
父亲和月光一起坐在石磨上等我
这是我从军后首次休假
父亲说，我离开家的四年间
不管我回家与否，几乎每个夜晚
他都要坐在石磨上
抽旱烟、喝高粱酒。再掐指算算
我回家的日子。六年后
院落疯长荒草
石磨空了。父亲早已深眠
梦里，父亲依旧坐在
石磨上等我。向路过的月光
风。或鸟鸣，打探一个人
归来的消息

呼　吸

月亮走进水里
水里的事物身体发亮
一尾鱼活在暖的世界里
青蛙歌唱，水草摇曳
旁观者高兴地走在月色朦胧里
月光照在他身上也照在他心上
风在演奏
有人借月光练习爱情
有人躲在暗处抚摸良心
我在漫步，影子随行
月光继续在暗海中徜徉
我抱紧空寂，无法打捞命运
摸一下月亮，月亮回眸
伊卡路斯继续在水中呼吸

夜的原野

一个人，抵近夜的原野
种植太阳、月亮
或星子。一枚漂泊的心
可以随风流浪
可以开出欲望之花
种植黑色的玫瑰
绽放带刺的花蕾
采摘一束夜百合
让世界弥漫清香
一个人，逃过喧嚣
何其幸运。逃不过
就学做蝙蝠，或夜莺
用腔调祛除残留的部分
或衍变为萤火虫、流星
以微光擦亮尘世

我和另一个我

梦里，我匍匐
另一个我在跋涉
头顶的崖石在开裂
也许躲开是一种侥幸
宁愿被砸中
福与祸，总要有个了断
梦里，我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句
另一个我拒绝黑色的修辞
摁亮夜空，试图将明月
或某种隐喻嵌入我的身体
允许物是人非的变故
梦里，我与另一个我
相依为命，奔波劳碌
互相质疑，或心生芥蒂
追逐，或拼杀。要么两败俱伤
要么一笑泯恩仇

诗潮

冬　藏

王　巍

乡村物语

朔风漫过商山丹水间，树叶次第脱尽，时序悄然步入立冬。秦岭深处的地气慢慢沉落，坡地、涧畔、沟岔之间，褪去了秋末草木斑斓的热闹，天地一日清过一日。山野收起张扬的生机，万木疏枝，山峰淡远，云影沿着山梁缓缓游走，万物归于静穆，这便是古人所说冬藏的开端。

秦岭腹地的商州，山大沟深，地块零碎，不成连片大田，山里人的劳作，自古都是顺着节气进退，不敢违逆天时。寒露一过，秋收便紧锣密鼓地铺开。玉米剥粒晾晒，黄豆拍打脱荚，谷穗择净扬场，秋粮尽数运进场院，待干透之后入柜封藏。坡上的红薯陆续刨出，先在屋檐下摊开，晾去表皮水汽，再入窖存放。霜降一过，除了窝酸菜、腌咸菜外，菜窖里还准备着过冬的萝卜、白菜，窖口覆上苞谷秆与厚土，隔绝日渐浸来的寒霜。田埂上的豆子、蔓藤清理干净，地边的野酸枣刺稍加修整，田间一桩桩活路慢慢收束，不再有抢收抢种的急迫。草木敛芽，虫豸蛰伏，连沟沟岔岔的溪水，流速也缓了下来，叮咚的声响变得疏淡。天地万物都循着古老的节律，收束向外的生机，安静蓄养内力。

清代郡人王时叙吟咏商州乡土，多记四时田家情态。南山的冬日，没有塞北风雪的凛冽逼人，寒气是一点点漫上来的。往往是晴暖数日，一夜西风过后，清晨的坡梁、坡根的石板上才凝起薄薄白霜。晴日里暖阳斜斜铺在农家屋场，墙根下的竹筛子摊晒着干豆角、萝卜干、干洋芋片子，檐下成串的柿饼悬着，红得沉静温厚，和褐色的屋墙、灰黑的瓦檐相映。老农把镰刀、镘头等农具一件件铲去泥垢，整齐归置进柴棚的角落。这不是懈怠，是土地教给山里人的分寸：有躬身耕耘之时，便有敛藏休整之日。一季辛劳落幕，先要安顿好农具，如同安顿好一年的心事。

山居的烟火，也跟着时序一同慢下来。晴好无风的午后，有从城里回来的年轻人把瓦斯炉支在刘圪崂老家的场院，瓦壶盛着山泉水，炉火幽幽，水汽袅袅。核桃、板栗、柿子搁在炉子边上，在暖火里慢慢烘出清甜的香气。邻居闻声闲来围炉而坐，不再说催耕、抢收的急事，只闲话一年的年景，聊山里面的琐事。说谁家的红薯今年成了，能一直吃到开春；谁家的核桃丰收了，榨了多少核桃油；也说起哪一块坡地墒情好，一年的汗水交付给土地，此刻围炉闲话，便是冬日里最惬意的日子。

冬日里，山岭看似枯寂，土层之下，草根、树根仍在默默吸纳地气，根系在泥土里悄悄延展；农人看似清闲，心中并未放下土地，已经在盘算来年春天的菜籽和洋芋种，掂量哪一块地先翻、哪一块地宜早播。他们会趁着冬闲修补筐笼、扎缚扫帚，整理种子，把零碎的活计从容做完。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秦岭乡村代代恪守的自然秩序。

四时轮回，藏是承上启下的一环，但藏不是终结，不是荒芜，是一年劳碌下来的小小的休憩。在静静的藏纳之中，土地与人一起积蓄力量，静待来年春天东风再起，泥土松动，冰河解冻，再赴一场新的约会。